

總編輯：黎志添教授 盧龍光牧師 執行編輯：周惠賢博士

地址：香港中文大學神學樓地下 G/F., Theology Building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Shatin, N.T.

電話 Tel: 2770 3310 傳真 Fax: 2603 5224 電子郵件 E-mail: cscrc@yahoo.com.hk

第3期 二〇〇一年四月

談儒家

天人思想的倫理觀

■周景勳神父 (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部主任)

「觀」天道

文化的建設多由民族生活方式開創出來，中華民族在不同時空所建立的五千年的文化，基本上以農耕生活為開始，因而特別關心人與天地間於種種時序中所產生的變化；本文於此嘗試探索儒家所理解人與天的關係，並展示這種關係所蘊含的倫理觀。

按儒家理解，人透過對宇宙萬物和生命的「觀察」，發現了生生變易之理，其中以人為萬物之最靈者，故能與天相應，創造文化以「教」化成天下。近代學者馬一浮先生在解釋「天文」與「人文」時，清楚地將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相合而言：『天文即謂天道；人文即謂人道。陰陽消長，四時錯行，天文也；彝倫之，賢愚之等，人文也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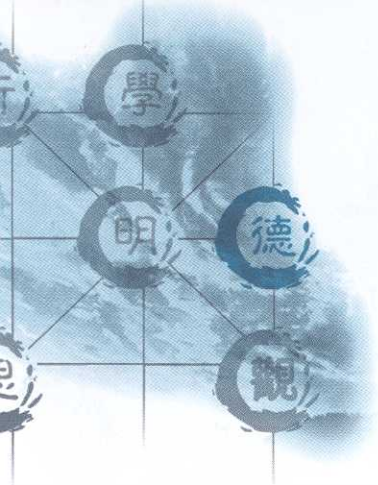
隨之而來的問題是：『誰能從時變中，觀其微而感悟天道之存在呢？』從萬物生化的現象中，聖人君子能靜「觀」天之徵象，在行動中明察其變化之意，其智能達『上窮天道，下盡地理，中通人情』。聖人君子之「觀」乃心靈的慧觀感應，此觀能與「生生之易理」相應：『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』，由「變→通→久」而把握了「不易」之恆常不變之天道。

從「觀」天道到「思」人道

人對天道及事物的認識，無不先由觀察所得；這是中國哲學在格物思想上的特徵。人透過「觀」所得，能知天之明麗和廣大無窮(《中庸》)，也認識到人與天地間、有形與無形的事物有著共存的關係，從而肯定人是不能單獨生存的，故人不能不知「人」而知「天」。

知人知天的知識除了仰觀俯察外，也透過「思」。因此孔子提出君子有「九思」，就是君子從「思」中得「德」，好能以「德」配天，不離人道和天道，孔子曰：『君子有九思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念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』(《論語·季氏》)

從這「九思」中，我們可以看出「人」具有四個向度：



一· 人為道德人

「九思」中言君子面對生命與生活時有九種不同的事務要作反思的，其所以要用心思慮實，乃要使自己所言所行合宜於倫常義理的要求，務使自己的生命活在倫理道德的範疇裡，且肯定自己是一個有倫理道德的人。

一位道德人當肯定自己生來就是一個「善」的人，在生活中不斷地向善而行，故做事生活必能遵循正直的道理，而活得平安喜樂。

孔子的道德人的根基指向在「德」，而以人生來做事正直，這是該有的生命本質，不是由外加於其中的，而是善的流露。

二· 以德性為本的人

「德」是人安身立命的主軸，其內容乃由天道之無私的仁發展而成的。因此，有德性的人必『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』，常常『依於仁』(〈述而〉)，便能做到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』(〈子路〉)。

三· 學道不倦的人

孔子很重視人的修德，因修德為做人之本；在致知上則強調講學，要求人能學道；在力行上則強調徙義和改不善，擇善從之，見賢思齊等。故孔子在面對失道的社會，便有所憂心：『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』不管孔子之憂能否見效於世，孔子還是不斷地勉勵人要修德學道，即學做一個以德配天的人。同時，所謂學道亦指學禮樂之道，因為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』(〈季氏〉)，「禮」可以端正人

的行為思想，使人處處表現謙恭敬讓，卓然自立。「樂」則能涵養人的氣質，潛移默化地雅正人心。

然而，在學道的過程中，最重要的乃是「學」的心態，若無心於學者，在生活中必無智而有所蔽障：『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言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』(〈陽貨〉) 這六種善德和六種蔽害，乃孔子勉勵人好學明理，滿全人道的美德，務使人能『尊德性而道問學』(〈中庸〉)。

四· 以德配天的人

學道的人必須常修身以正其德，而「德」的拓展可以顯示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的相融。因此，孔子在為學、處事、行道、待

人上都要求人配合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的和諧，為達此和諧必須戒絕四件事：『不憑空揣測，臆度未然；不絕對肯定，妄自武斷；不固執成見，拘泥不通；不強人從己，自以為是。』即『子絕四；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』(《論語·子罕》)如此，人與人才能和諧共處，且能活出善來：『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為善。』藉此為自己的生命打開和諧共融，仁德相配的天窗：

虛靈：故能『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』。

通達：故能無間斷阻隔，自強不息。

和諧：故能無乖戾氣象，參贊天地化育。

寬舒：故能無急迫情慾，善與人同，與天和。

「思」人道繫於「明」明「學」為聖

孔子從聖人「觀」天象以肯定「天道」的存在，再由「天道」發展，作為「人道」的形上根據。故從「思」的向度探索人在天道運行的世間所立的「人道」軌跡，以導引人從實際的生活中投向「天道」，使人能體驗到天所賦予人的善性；為能在生活中充分發揚心中善，以體現真實本性的人格，儒家於此發揮了「內聖外王」的思想。

「內聖外王」乃人道的落實：「內聖」乃心性本體的「明」明德和「學」為聖的教化。

一· 「明」明德的教化

「明」明德之說乃源於〈大學〉：『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』所謂「明」明德之意乃將重點放在「明」字，有著一種延續性的行動在內，表現了修明之學。〈大學〉引出了五個「修明」層次：『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』

定：人有定志而向於道，如孔子說：志於「道」。(《論語·述而》)肯定人的生命終向與目的。

靜：人的心不能妄動，而能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」(《孟子·盡心下》)之靜，保持內心的祥和。

安：心泰安然能處於一而不雜，故能在心中統攝萬物之德：『萬物皆備於我！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』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

慮：處事精詳而常思善、明人倫，就是要『思知人』，好能『盡心、知性、知天』和『存心、養性、事天』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

得：得其所止之「德」以達於至善，即「明」明德以達於至善。

這五個層次的先決條件強調人要能「知止」，就是要人知道止於「明德」作為人安身立命之處。所以「知止」就是要人在不同的身份地位中知道止於「德」，即是知道活出生命的明德：『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』仁、敬、孝、慈、信五者皆「明德」也。

二·「學」為聖的教化

孔子所言的「學」在於得「德」，而「學」的內容以「文」為基礎；「文」所指乃『詩、書、禮、樂等先王遺留的歷代文獻』。「學文」的目的亦在於得「德」，以開顯人生命內在的靈明德性。那我們可從『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』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來說：實指『人之修身，養成品德，以詩為興起人之情志，以禮為樹立人之行為，以樂為完成人之德性。』

「行」人道、應天道

為回應上一節提出的「內聖外王」乃人道的落實之「外王」思想，我們在這一節強調「明」明德與「學」為聖的教化在具體生活中「行」的實踐，這可說是對《大學》所言的「親民」和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以及「立人、達人、成物」的反思。

一·人道之「行」在「親民」

以己之德照他人的生命，使人感到親切；如此，人民受到了感化和感受到善的親切，便振作自己，自作更新而為新民。

同樣地，人能自勉修德，亦能勉人於善；人能依德行事，既可以成己也可以成人，不傷己亦不傷人，可以成就：『親親、仁民、愛物』（《盡心上》）的生命擴充。

二·親民之擴充由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

人的生命是互相感染的，所謂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』；故在「行」人道時，人因自己的明德之仁可以使人感到親切而有更新自己作新人的力量。因此，人必須莊敬自強地修身，才能做到齊家。

「齊家」乃由個人修身做起，同時與手足、父母、夫婦的和樂燕好，使家庭充滿仁愛的喜樂，便能生活和睦。故齊家之基本精神在於「孝、弟、慈」，以發揮家庭的親親德性。

「治國」之本在家（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），故必須「興仁」而不亂。《中庸》提出治國九經，然而，其行之者一也，以配合《大學》所言的「如保赤子」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的重點。「九經」的內容由修身開始，肯定了修身乃確立人道的基礎，隨之便是：尊賢、親親、敬大臣、體群臣、子庶民、來百工、柔遠人、懷諸侯。



「平天下」的理念可以回到《大學》所說的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』來看，就是能明明德於天下等於平天下。

三·「立人、達人、成物」的反思

子貢曰：『可謂仁乎？』子曰：『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』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

『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』（《中庸》）

從上面的兩段引文中，若能做到『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』之仁德，不斷地推己及人，能以己德化解大眾的疾苦，亦能施恩於四海，使人人活於和諧平安中，這正是聖人以仁德「行」人道以應天道的具體表現。此刻的「仁」在「知」與「行」中合而為一，且能合宜地施於天地萬物之間，誠便成由內通向外的動力，也是由外復返內的能量，因為『至誠無息；不息則久。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』

總的來說，我們於此嘗試以「觀」、「思」、「明」、「學」、「行」的動態理念來談孔孟的天人思想，並且闡明儒家「以德配天」的理念，當中「德」如何成了天人合一的中介。